



放大的故乡 张建春

我的故乡很小,小得一个大塘的梢子就放下了,故地叫蒲塘梢,二十来户人家,藏在蒲塘的梢头,吃塘水,用塘水,把一个个日子过完整或者过残缺了。蒲塘梢知道的人少,但桃花城名声大。“十枝桃花九枝开,一枝但等状元来”,得名于此的桃花,位于县城和省城之间。蒲塘梢属于桃花,静卧在万千阡陌中。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蒲塘梢是青翠的,滋味却是苦的。搞饱肚子是不少年里最让人焦心的事,鄞子里大部分人家,农闲一天是吃两顿的,农忙时三顿,也是两稀一干,整天肚子咕咕响,孩子们放野马,田地里乱跑,乱跑是为了找吃的。

故乡人不能说不努力、不勤快,我的爷爷是省级劳动模范,他带领乡亲们整地、挖塘,一年到头的苦,结果是累得吐血,还是不能让肚子撑圆了。爷爷去世前口占两句:欢欢喜喜离乡去,我在上面喜洋洋。爷爷有过比较,新中国的日子,比旧社会好多了。他走得安心,才有“喜洋洋”的心态。我爷爷最大的梦想是人人吃饱饭,当然包括他自己。爷爷那一代人跟着时代努力过、奋斗过,但目标远没有实现。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一夜间土地承包到户,似乎一切都变了,从人到物到土地,都激发出别样的劲头,恨不得手指头也插进地里,让它们开花结穗。连大蒲塘都变了,塘不仅蓄水,鱼更是分层级的养,养出了风景,养出了可提竿的鲜活。

记得我的家门叔叔,写了一长篇通讯,发在《人民日报》上,受到广泛关注,这通讯写到了大蒲塘,写到了蒲塘梢,却又放大了,把故乡放大到了桃花。状元来了,十枝桃花全开了,开得轰轰烈烈、澎澎湃湃。

似乎没过多少年,蒲塘梢城市化了,直接来个三变,农村变城市,村农变居民,农民变工人,过往烟波浩渺的大蒲塘也华丽转身,成了一抹令人流连的风景。二十来户人家的蒲塘梢哪去了?有意思的是家和家间拉近了距离,安放进了一幢幢大楼里。

故乡不见了吗?仍在,在乡音的传递里,在亲情的点点滴滴里。家园是重新规划和建设了的,如问乡亲们故乡事,他们会大声说:千亿大桃花。

丢下蒲塘梢,放大故乡,放至千亿大桃花。故乡人为之骄傲,为自己的故土骄傲,这也是一种豁达、开放的态度。我对故乡充满感情,隔三岔五会走进去,但边界一再的模糊,不说蒲塘梢了,就说桃花镇吧,桃花的边界已经说不清楚了,是省城,是开发区,是大学城……

我的故乡再次放大,放大得充满了浪漫和希冀。前些日子,再走故乡,我向故乡的腹地进发,我试图能找到些什么,比如蒲塘里的蒲草,比如桃之夭夭的芬芳,比如儿时拌过嘴动过手的小伙伴,比如饥饿时拔了吃的野草……也就是想想,展示在我面前的是大都市的壮丽场景,大道通衢,高楼林立,景观洒落……过去的印记一点也没有了。谁说没有了?我儿时的伙伴亮子来迎我,他说:城市升级改造,我们在列。故乡再次放大。

凭吊涉故台 刘宏江

春天的皖北大地,柳色青青,芳草萋萋。驱车行进在乡间的田野上,一掠而过的窗外景色,目不暇接。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宿州城南方向,那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大泽乡。学生时代,学习中国古代史,便知道那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发起的地方。读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热血沸腾,荡气回肠。因不满秦王的暴政,一群被朝廷征召戍边的农民,在此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在这片原本沉寂的旷野里发出阵阵惊天动地的嘶吼呐喊。

大泽乡涉故台,也称“射鼓台”“射鹿台”,是当年陈胜、吴广“为坛而盟”和演武练兵的一座土丘,坐落于一片静寂的旷野之上。涉故台,是一座兀自高出周围地面四五米的方形高台,呈覆斗状,面积4428平方米。四周,松柏参天,绿荫覆地。陈胜,字“涉”。后人称“涉故台”,正是为了纪念这位具有首创精神的起义领袖。

涉故台南面正中的边沿,生长着一株被世人称为“奇树”的千年古柘,曰“柘龙树”。树身通体鳞甲、铁骨铮铮,蟠曲如龙,倾斜的枝干雄奇遒劲,有拔地欲飞之势。当地人言辞凿凿地说,此树,为当年陈胜亲手所植,是陈胜的化身。这样说来,眼前这株形状奇特的柘龙树,已足足见证了2200多年历史的风云变幻。近旁,有一口保存完好的千年古井,深不见底,曰“龙眼井”,据说起义军曾经饮用过此井的水。矗立于台上的四块古碑,因风雨侵蚀,岁月磨洗,字迹模糊到无法辨识。

公元前209年的那个夏天,一场猝不及防的泼天大雨,致淮北平原洪水泛滥,道路受阻。九百多名谪发渔阳的民夫,受困在这片地势低洼、芦苇丛生、野草遍地的泥泞荒原上。按照秦朝严酷的法律,一旦不能在期限内到达驻地,都要被斩头。这群人,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险一拼,成就一番大业。此时,作为屯长的陈胜、吴广,借着“天下苦秦久矣”的大势,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雇农出身的陈胜,早年在“辍耕陇上”之时,就立下高飞远行的“鸿鹄之志”。涉故台上,他豪情满怀地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千古诘问。大泽风雷动天地。这振聋发聩的惊天一吼,从此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和进程。起义大军所到之处,不断有贫苦农民加入其中,队伍迅速壮大,一路势如破竹,连连攻克数座城池,直逼帝国都城咸阳。期间,起义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张楚政权。

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秦王朝的疯狂反扑下坚持了半年之久,以失败告终。陈胜本人,也被起义军中的叛徒、跟随自己数月的车夫庄贾杀害,成为千古遗恨。大泽乡,涉故台,这个曾经风云激荡、鼙鼓震天的地方,至今此地还流传着关于陈胜吴广起义的诸多传奇故事。

涉故台正南方70米处,矗立着一尊通高9米、重达120吨的巨型大理石浮雕,坐北朝南。此刻,当我伫立于这片古老的遗址上感悟历史,不由生发古今兴亡之叹。纵目四望,厚朴坦荡的淮北大平原,麦浪翻滚,菜花烁金,村舍田园一派安详。

诗歌一组 黄斯成

《绝句·年初三上晚》

日落洒余晖,
初三月似眉。
小楼依大树,
风起影相随。

《七绝·秋虫不晓冬》

日落流霞月洒霜,
夜阑细雨挟风凉。
秋虫竟唱忘形乐,
不晓寒冬不远方。

《七绝·清明》

袅袅烟霞浸远岗,
芸苔伏陇水流香。
悠悠白鹭池边走,
不见村民稼事忙。

《五律·倦夜》

风轻兰径曲,霄九月如钩。
谧静池边树,阑珊灯下楼。
蜗家真郁闷,出户更担忧。
倦夜眠无寐,凭栏听水流。

《七绝·杂草花》

杂草丛中杂草花,
无声无息不奇葩。
风吹雨打平常事,
承露衔阳自带霞。

《忆江南·老同学聚会》

清明已,风暖柳丝斜。
霖雨前天还湿路,
朝阳今日又红花。
灵鹊报千家。

春未老,聚会品清茶。
回想诗书同校舍,
畅谈兴业各天涯。
无悔那年华。



“两记一剪” 金兴安

我在长期的自学中,养成了“两记一剪”的习惯。所谓“两记”即在每年的台历上和日历上记录自己当天发生的事件;“一剪”即是在报刊上剪下对我自学所需的文章或图片,然后粘贴在自制的本子上。

台历,我是从1978年开始使用的,记得那本台历是友人送给我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每年都会购买一本,现拥有44本台历了!台历一般是64开本,中间空白部分较小,只能写几行字,遇到重大事项需要写长一点文字只好另加白纸记事。日历,就不一样,32开本,每页的空白处比台历的空白处大得多,即便写下大几百字也无须另加白纸。记不清日历是什么时候进入市场的,我是2015年才有第一本日历,近几年我看到有多家出版社出版的日历,但我认为最佳的仍是故宫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故宫日历,它不仅印制精美,图文并茂,而且所选编内容丰富多彩,主题鲜明。比如二零二二年是壬寅年即虎年,故宫日历选的内容不论图片或文字皆围绕虎字作文章。几十年来,我用这小小的台历和后来的日历记录了我曾走过的日子,不论是重要的节假日,还是我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等琐事,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

我的剪报有年头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我在乡村中学读书时就开始剪报了。有剪报为证:在我早期的剪报自制的本子上就有一篇是1965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革命而画——记四川版画工作者的创作活动”的文章,因为那时我酷爱美术,这篇文章对我了解当时的艺术动态以及在我以后数年的业余美术创作活动中都有启示和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那年代报刊非常少,尤其在农村。我把数量有限的剪报视为宝贝,一直用心珍藏。尽管我后来奔波流浪了多年,住无定所,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剪的报刊文章一篇也没有遗失。历史走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有幸被调入省城新闻出版单位工作,接触的报刊多了起来,除了自己订阅外,还有些是报社赠送的,再加上临时购买的,一下子我的剪报范围扩大了,选择文章的余地更多了,每年都能剪到厚厚的一本。我在自制的本子封面上写下十六个字:“随手翻翻,时常翻翻,有事翻翻,无事翻翻。”我把剪下来的文章当作我的范文阅读,很快,我发现这些文章对自学特别是文学创作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成了写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些文章或给我灵感,或给我教育,或给我知识,或给我快乐。真可谓一册在手,应有尽有。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活到老,学到老。对于我来说还要再添上6个字,即记到老,剪到老。知识靠积累,余生将“两记一剪”的工作一直延续下去,做到生命不息,“记”“剪”不止。